

目 次

一八八九年

没意思的故事 摘自一个老人的札记 /3

一八九〇年

贼 / 69

古塞夫 / 87

一八九一年

村妇 / 105

决斗 / 120

一八九二年

妻子 / 239

跳来跳去的女人 / 287

散戏以后 / 314

一鳞半爪 / 318

一家商号的历史 / 320

在流放中 / 324

摘自老教师的札记簿 / 334

鱼的爱情 / 336

邻居 / 339

第六病室 / 359

题解 / 417

决斗

—

那是早晨八点钟，军官们、文官们、旅客们已经熬过又热又闷的夜晚，照例要到海水里去游一游，然后到亭子里去喝咖啡或者喝茶。伊凡·安德烈伊奇·拉耶甫斯基是个二十八岁左右、精瘦的金发青年，戴着财政部的制帽，穿着便鞋，也来游泳，在海岸上遇到许多熟人，其中有他的朋友，军医官萨莫依连科。

这个萨莫依连科长着一个大脑袋，头发剪短，脖子几乎看不见，红脸膛，大鼻子，浓密的黑眉毛，花白的连鬓胡子，身材矮胖而臃肿，再加上说起话来用的是军人粗哑的男低音，就给每个新来的旅客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就像他是个嗓音嘶哑的大老粗，不过，认识以后过不上两三天，人们就开始感到他那张脸异常善良可爱，甚至漂亮了。尽管他模样笨手笨脚，说话粗声粗气，但他却是个性子温顺、无限善良、心肠很软、善于体贴的人。他对城里所有的人都用“你”相称，把钱借给大家，为大家看病，做媒，调解争端，安排野餐。每到举行野餐，他总是做烤羊肉串，十分可口的鲑鱼汤；他老是为别人的事奔走请托，老是为什么事情高兴。按照大家的看法，他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待人接物只有两个弱点：第一，他总为他的善良害臊，极力用严厉的目光和故意的粗暴来遮盖，第二，他

喜欢医士和兵称呼他“大人”，其实他只是个五等文官罢了^①。

“你回答我一个问题，亚历山大·达维狄奇，”拉耶甫斯基开口说，这时候他们两个人，他和萨莫依连科，已经走进海水，水没到他们的肩膀了。“假定说，你爱上一个女人，跟她同居了；又假定你跟她同居了两年多，后来，这是常有的事，你不再爱她，开始觉得跟她合不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办呢？”

“很简单。‘亲爱的，你走你的路吧’，事儿就了结了。”

“说得倒轻巧！可是万一她没有地方可去呢？她是个孤身的女人，没有亲戚，身边没有钱，又不会工作。……”

“那又怎么样呢？一次塞给她五百卢布或者按月给她二十五卢布，就完事了。很简单。”

“就算你既有五百卢布，也能按月给她二十五卢布，然而我说的这个女人却是知识分子，自尊心强。难道你敢给她钱？而且怎样给法呢？”

萨莫依连科本来打算答话，可是这当儿有个大浪头从他们头顶上冲过去，然后撞在岸上，接着顺着碎石地，哗哗响地滚回来。这两个朋友就走上岸去，开始穿衣服。

“当然，一个女人，要是你不爱她，却要跟她一块儿生活下去，那是困难的，”萨莫依连科说着，抖掉靴子里的沙土。“不过，万尼亚^②，人应当按人道的观点来考虑问题。要是我遇上这种事，我就不会对她露出我不再爱她的神色，我会跟她一块儿生活到死。”

他忽然为自己的话害臊了，他觉得不对头，就说：

“要按我的意思，一个娘们儿都没有才好。叫她们见鬼去吧！”

两个朋友穿好衣服，走进售货亭。在这儿，萨莫依连科是老主顾，这儿甚至为他预备下一套特殊的餐具。每天早晨他们用托盘给他端来一杯咖

^① 在旧俄时代，三、四等文官才被称为“大人”。

^② 伊凡的爱称。

啡和一杯白兰地，另外还有一只高高的、里面盛着清水和冰块 of 刻花玻璃杯。他先喝白兰地，后喝热咖啡，最后喝冰水，这样的喝法大概蛮有滋味，因为喝完以后，他的眼神就变得含情脉脉了。他两只手摩挲着连鬓胡子，瞧着海说：

“这风景美得出奇啊！”

拉耶甫斯基昨晚却是用种种郁闷无益的思想打发掉漫漫长夜的，他没有睡好觉，而且那些思想使得夜间的闷热和黑暗似乎更加浓重了。这时候他精神不振，有气无力。游泳和咖啡也没提起他的兴致。

“亚历山大·达维狄奇，我们来接着谈下去，”他说。“我不想瞒着你，我要把你当作朋友，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我跟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的关系不好……很不好！原谅我，我把我的隐私告诉了您，不过我不得不说。”

萨莫依连科已经预感到接下来会谈什么事，就垂下眼帘，用手指头敲桌子。

“我跟她同居了两年，已经不爱她了……”拉耶甫斯基讲下去，“或者不如说，我们之间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爱情。……这两年其实是互相欺骗罢了。”

拉耶甫斯基有个习惯，讲话的时候总是注意地瞅他的粉红色手心，咬手指甲，或者伸出手指头揉他的袖口。现在他就这样做。

“我清楚地知道，你没法帮我的忙，”他说，“不过我所以要对你说这件事，是因为对我们这班失意的和多余的人来说，要想得救，全靠喋喋不休了。我得总结我每一个行动，我得在什么人的学说里，在文学的典型里，为我的荒唐生活找到说明和辩解，例如，我们这些贵族在退化，等等。……比方说，昨天晚上我就安慰自己，老是在想：啊，托尔斯泰多么正确，多么无情地正确啊！这么一来，我就觉得轻松点了。真的，老兄，他是个伟大的作家！任凭你怎么说，反正他是个伟大的作家！”

萨莫依连科从来也没看过托尔斯泰的作品，天天都打算读一下，这时

候发窘了，说道：

“是的，所有的作家都是凭幻想写东西，可是他写的却是实际生活。……”

“我的上帝，”拉耶甫斯基叹道。“我们受文明的害多么深啊！我爱上一个有夫之妇，她呢，也爱我。……起初我们又是接吻，又是安静的黄昏，又是海誓山盟，又是斯宾塞^①，又是理想，又是共同的志趣。……多么虚伪呀！实际上我们是从她丈夫家里私奔的，可是我们却欺骗自己说，我们逃脱了我们知识分子空虚的生活。我们这样描画我们的未来：先来到高加索，为了熟悉一下地方和人，我姑且穿上文官制服，到机关里工作，然后找一个空旷的地方买下一块地，劳动得脸上流汗，开辟一个葡萄园，垦出一片地，等等。假如不是我，而是你或者你那个动物学家冯·柯连，你们也许就会跟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一块儿生活三十年，给你们的继承人留下一个富饶的葡萄园和一千俄亩^②玉米田，我呢，却从头一天起就觉得自己像是个破产的人。在城里住着，热得受不了，闷得慌，缺人做伴，到田野上去，却又觉得每一丛灌木里，每一块石头底下，都好像有避日虫、蝎子、蛇藏着。田野之外就是高山和荒野。陌生的人、陌生的大自然、贫乏可怜的文化，所有这些，老兄，可不像穿着皮大衣，挽着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的胳膊在涅瓦大街上散步，幻想温暖的地方那么轻松。这儿需要的是生死的搏斗，可是我哪里是个战士呢？我是个可怜的神经衰弱患者，干不了粗活的娇客。……从头一天起，我就体会到我那些关于劳动生活和葡萄园的想法简直是活见鬼。至于爱情，那么我得告诉你，跟一个读过斯宾塞著作而且愿意跟你走遍天涯海角的女人一块儿生活，就像跟安菲萨或者阿库里娜^③之流一块儿生活那样乏味。照样有熨斗、脂粉、药品

① 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理论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

② 1 俄亩等于 1.09 公顷。

③ 旧俄时代农村妇女常起的名字。

的气味，每天早晨也照样有卷发纸，也照样自己骗自己。……”

“家里缺了熨斗是不行的，”萨莫依连科说，听到拉耶甫斯基对他这么坦率地谈到一个他认识的女人，不由得涨红了脸。“你，万尼亚，今天心绪不好，我看出来了。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是受过教育的好女人，你呢，是个才智卓越的人。……当然，你们没有正式结婚，”萨莫依连科接着说，往邻近的几张桌子看一眼，“不过，这不是你们的过错，再者……应当抛弃成见，站在当代思想水平上才对。我自己就是赞成自由结合的，是啊。……可是依我看来，一旦共同生活，就该共同生活到死。”

“没有爱情也该这样？”

“我马上给你解释，”萨莫依连科说。“大约八年以前我们这儿有个年老的经纪人，是个很有见识的人。他常这样说：家庭生活里最主要的是忍耐。你听到吗，万尼亚？不是爱情，而是忍耐。爱情不可能持续很久。你在爱情中已经生活了两年光景，而现在，你的家庭生活显然进入新的阶段，在这种时候，为了保持所谓平衡，你就必须运用你所有的忍耐力才成。……”

“你相信你那个年老的经纪人，可是对我来说，他出的主意却毫无道理。你那个老头子可以假仁假义，他可以锻炼他的耐性，把一个他不爱的人看做他的锻炼所不可缺少的对象。不过我还没有堕落得这么深。如果我想锻炼耐性，我就会买一对哑铃或者一匹倔强的马，却不会找一个活人。”

萨莫依连科要了加冰块的白葡萄酒。等到他们各自喝下一大杯，拉耶甫斯基忽然问道：

“劳驾，告诉我，什么叫做脑软化？”

“这个，我该怎样向你解释呢……这是这样一种病：脑子变得软了……仿佛变得稀薄了似的。”

“这种病治得好吗？”

“只要不耽误，那是治得好的。……凉水淋浴啦，斑蝥硬膏啦。……再吃一些内服药。”

“哦。……那么，你瞧瞧我的处境吧。跟她一同生活下去我办不到，我受不了啦。我跟你在一块儿，倒还能高谈阔论，脸上现出笑容，可是一回到家里，我就完全泄了气。我已经害怕极了，假定有个人对我说，我还得跟她一块儿生活下去，哪怕只生活一个月，我好像就会往我的脑门里开一枪。同时，要跟她分手也不可能。她孤孤单单，又不会工作。她没有钱，我也没有钱。……她怎么办呢？叫她去找谁呢？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是啊，你说说看，该怎么办呢？”

“嗯，是啊……”萨莫依连科闷声闷气地说，不知道该回答什么话才好。“她爱你吗？”

“是的，她爱我，那是因为在她这种年纪，按她那种气质，她需要男人。对她说来，跟我分开如同丢开脂粉或者卷发纸那样困难。在她心目中，我已经成为她闺房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了。”

萨莫依连科窘了。

“你，万尼亚，今天心绪不好，”他说。“多半你没睡好。”

“是的，我睡得不好。……总之，老兄，我觉得很不舒服。脑子里空荡荡，心脏好像停止了跳动，浑身没有力气。……应该跑掉才对！”

“跑到哪儿去？”

“跑到那边，北方。跑到有松树、有菌菇、有人群、有思想的地方去。……我宁愿缩短一半寿命，只求现在能够到莫斯科省或者图拉省一个什么地方去，在小河里洗个澡，挨一下冻，然后哪怕跟一个最差的大学生溜达三个钟头，聊一阵天也好。……那儿会有多么好闻的干草香气啊！你记得吗？到了傍晚就可以到花园里去散步，听钢琴声从正房飘来，听一列火车开过去。……”

拉耶甫斯基高兴得笑起来，随后眼泪涌上了他的眼眶。他为了遮盖眼

泪，并没有站起来，却探过身去，伸手在邻近的一张桌子上取火柴。

“我已经有十八年没去过俄罗斯，”萨莫依连科说。“我已经忘记那边是什么样子的。依我看来，再也不会有什么地方比高加索更美妙了。”

“韦列夏金^①有这样一幅画：有几个被判死刑的人在一口深井底下受折磨。你这个美妙的高加索在我眼里就是这样一口井。如果有人要我在两条路当中选一条：要么在彼得堡做扫烟囱工人，要么到此地来做公爵，那我情愿做扫烟囱工人。”

拉耶甫斯基沉思了。萨莫依连科瞧着他那佝偻的身体，瞧着他那呆呆地出神的眼睛，瞧着他那苍白、冒汗的脸和凹下去的两鬓，瞧着他那咬坏的手指甲，瞧着他那双从脚后跟滑下来、露出缝补得很差的袜子的便鞋，不由得满腔怜悯；而且，多半因为拉耶甫斯基使他联想到孤苦伶仃的小孩，便问道：

“你母亲还活着吗？”

“活着，不过我跟她闹翻了。她为了我和一个女人的这种结合而不能原谅我。”

萨莫依连科喜欢他的朋友。他把拉耶甫斯基看做一个好人，一个大学生，一个直爽的人，跟这样的人可以喝喝酒，笑一阵，毫无顾忌地谈谈天，在拉耶甫斯基的行为举止中，凡是萨莫依连科了解的地方他都极不喜欢。拉耶甫斯基喝很多的酒，而且往往喝得不是时候，喜欢打纸牌，蔑视自己的工作，生活入不敷出，在谈话里常常使用不中听的字眼，穿着便鞋在街上走路，当着外人的面跟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吵架，这些都是萨莫依连科很不喜欢的。至于拉耶甫斯基以前在大学语文系里读过书，如今订阅两种厚杂志，谈吐常常十分深奥，只有少数人能听懂，跟一个有知识的女人一块儿生活，这些都是萨莫依连科不了解的，却反而使他喜欢，他认

^① 韦列夏金(1842—1904)，俄国现实主义画家。

为拉耶甫斯基比自己高明，因而尊敬他。

“还有一件事，”拉耶甫斯基说，摇一下头。“不过这话不能宣扬出去。我眼前还瞒着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你可别当着她的面说走了嘴。……前天我接到一封信，说是她的丈夫得了脑软化症死了。”

“祝他升天堂……”萨莫依连科叹道。“可是你为什么瞒着她呢？”

“给她看这封信就无异于说，我们到教堂去举行婚礼吧。可是，首先得把我们的关系弄清楚。等到她相信我们不能继续共同生活下去，我才把这封信拿给她看。那时候就不会有危险了。”

“你要知道，万尼亚，”萨莫依连科说，他的脸忽然现出忧郁的恳求神情，仿佛打算要求一件很美妙的事，生怕遭到拒绝似的。“你结婚吧，好朋友！”

“为什么呢？”

“尽你对这个好女人所应尽的责任啊！她丈夫死了，这是上帝亲自指点你该怎么办！”

“可是你要明白，怪人，这是不行的。没有爱情而结婚是卑鄙可耻的，就跟不信宗教而去做祷告一样。”

“可你有责任结婚！”

“为什么我有责任？”拉耶甫斯基生气地问道。

“因为你既然把她从她丈夫那儿带走，你就负有责任了。”

“可是我已经用俄国话对你说清楚了：我不爱她！”

“好，你不爱她，那就该尊重她，博得她的欢心。……”

“尊重她，博得她的欢心……”拉耶甫斯基讥诮说。“好像她是个女修道院长似的。……如果你认为单靠尊重和恭敬就能跟一个女人一块儿生活，那你就是个糟糕的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女人首先需要的是卧室哟。”

“万尼亚，万尼亚……”萨莫依连科发窘了。

“你是个老孩子，理论家，我呢，是个小老头，实干家，我们永远也不会互相了解。我们还是不要再谈下去的好。穆斯达法！”拉耶甫斯基对堂倌叫道。“我们这儿多少钱？”

“不，不……”军医官惊慌地说，抓住拉耶甫斯基的胳膊。“钱该我付。是我要的酒。记在我的账上！”他对穆斯达法喊道。

两个朋友站起来，默默地顺着那条堤岸走去。在林荫道入口的地方，他们站住，互相握手告别。

“你们这种人都给惯坏了，先生！”萨莫依连科叹道。“命运赐给你一个年轻美丽而且受过教育的女人，你却不要，我呢，即使上帝赐给我一个歪歪扭扭的老太婆，只要她温存、心好，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我会跟她一块儿住在葡萄园里，而且……”

萨莫依连科忽然觉得这话不对头，就说：

“而且叫她这个老巫婆给我烧茶炊。”

他跟拉耶甫斯基分手以后，沿着林荫道走去。每逢他这个体态笨重、神态庄重的人，脸上带着严厉的表情，身穿一件雪白的军服上装，脚蹬一双擦得很亮的靴子，挺起胸膛，胸前明晃晃地挂着一个系丝带的符拉季米尔勋章，沿着林荫道走去，他总是自我欣赏，觉得整个世界好像都在高兴地瞧着他似的。他不转动脑袋，瞧着大路两旁，觉得这条林荫道修建得十分完美，那些小柏树、桉树、瘦弱难看的棕榈树都很美，日后会铺开很大的树荫，觉得切尔克斯人是诚实而好客的民族。“奇怪，拉耶甫斯基居然不喜欢高加索，”他暗想，“怪极了。”他在路上遇见五个扛着枪的兵，他们对他行礼。林荫道右边，人行道上有一个文官的妻子带着她的儿子（中学生）走着。

“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早上好！”萨莫依连科愉快地微笑着，对她叫道。“您去游泳？哈哈。……替我问尼科季木·亚历山德雷奇好！”

他又往前走去，仍旧愉快地微笑着，可是看见一个军医士迎面走来，他忽然皱起眉头，拦住他，问道：

“诊疗所里有人来看病吗？”

“没有，大人。”

“啊？”

“没有，大人。”

“好，你走吧。……”

他大摇大摆地走到一个卖柠檬水的棚子里，柜台里坐着一个胸脯丰满、冒充格鲁吉亚人的犹太老太婆。他对她大声说话，仿佛在对一团人下命令似的：

“劳驾，给我拿瓶苏打水来！”

二

拉耶甫斯基不爱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这主要表现在凡是她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在他看来都像是做假，或者近似做假。凡是他在书报上读到过的斥责女人和爱情的言论，在他看来都好像能够最恰当不过地应用到他身上、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身上以及她丈夫身上。等他回到家里，她已经穿好衣服，梳好头发，正坐在窗前，带着专心的神情喝咖啡，翻一本厚杂志。他心里就想：喝咖啡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犯不上因此做出专心的脸色，而且她也不必浪费时间梳出时髦的发型，因为这儿没有人喜欢这种发型，这是白费心思。在那本杂志上，他也看出了虚伪。他心想，她穿衣服和梳头发都是要显得漂亮，看杂志是要显得聪明。

“我今天去洗个澡，好吗？”她问。

“那有什么关系？你去也好，不去也好，我看总不会因此发生地震吧。……”

“不，我问这句话，是因为怕大夫会生气。”

“那就去问大夫好了。我又不是大夫。”

这一回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惹得拉耶甫斯基最不喜欢的，是她那裸露的白脖子和脑后卷起来的一绺头发。他想起，安娜·卡列尼娜^①在不爱她丈夫的时候，最不喜欢他的耳朵，就暗自想道：“这是多么真实！多么真实啊！”他感到浑身乏力，脑子里空荡荡，就走到书房里，在长沙发上躺下，拿手绢盖上脸，免得苍蝇来打搅他。那些纠缠在同一个问题上的思想，软弱无力，却源源不断在他的脑子里铺展开来，好比秋天阴雨的傍晚出现的一长串车队。于是他陷进一种睡意蒙眬的抑郁状态里去了。他觉得他对不起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也对不起她的丈夫，觉得她丈夫去世就是由他造成的。他觉得对不起他自己的生活会，因为他把它毁掉了。他觉得也对不起那个充满崇高的思想、知识和劳动的世界，在他的心目中，那个美妙的世界是可能有的，存在的，然而不是在这儿，这儿只有饥饿的土耳其人和懒散的阿布哈兹人在海岸上徘徊，而是在那边，在北方，那儿有歌剧，有戏院，有报纸，有种种脑力劳动。要做正直、聪明、高尚、纯洁的人，就只能到那边去，而不能待在此地。他责难自己在生活里缺乏理想和指导思想，然而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他现在却了解得模模糊糊。两年前他爱上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觉得只要跟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结合，跟她一起到高加索来，他就会摆脱生活的庸俗和空虚而得救；如今他却相信，只要他丢开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动身到彼得堡去，他所需要的一切就会到手了。

“跑掉吧！”他嘟哝着，坐起来，咬着手指甲。“跑掉吧！”

他想象着他怎样坐上轮船，后来吃早饭，喝清凉的啤酒，在甲板上跟太太们谈天，然后在塞瓦斯托波尔坐上火车，再往前走。万岁啊，自由！

^① 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人公。

火车站一个个地闪过去，空气越来越寒冷刺骨，然后出现了桦树和枞树，接着是库尔斯克、莫斯科。……火车站上的饮食部里有白菜汤，有羊肉粥，有鲑鱼肉，有啤酒，一句话，再也不会亚细亚的不文明，全是俄罗斯气派，真正的俄罗斯气派。火车上的乘客们讲起生意和新的歌女，议论法国和俄国之间的亲善关系。到处都可以使人感到活跃的、文化的、智力的、蓬勃的生活。……快点吧，快点吧！最后总算出现了涅瓦大街、大莫尔斯卡亚街^①，接着是以前他在大学生时代住过的柯温斯基巷，然后是可爱的灰色天空、毛毛细雨、淋湿的街头马车。……

“伊凡·安德烈伊奇！”有人在隔壁房间里叫他。“您在家吗？”

“我在这儿！”拉耶甫斯基回答说。“您有什么事？”

“公文！”

拉耶甫斯基懒洋洋地站起来，觉得脑袋发晕。他打着哈欠，趿着便鞋，走进隔壁房间。那儿，在临街的敞开的窗口外面，站着他的年轻的同事，窗台上摊开一些政府的公文。

“我马上就来，亲爱的，”拉耶甫斯基温和地说，走出去找墨水瓶。等他回到窗口来，他没看公文就在上面签了字，说：“天真热啊！”

“是的。您今天来吗？”

“大概不去了。……我有点不舒服。亲爱的，请您告诉谢希科甫斯基，就说吃过饭我去找他。”

文官走了。拉耶甫斯基又在他房间里长沙发上躺下，开始思索：

“那么，我得估量一切情况，仔细考虑一下才对。我离开此地以前，先得还清债务。我欠下将近两千卢布。我身边却没有钱。……当然，这并不要紧。眼前我设法还掉一部分，另一部分以后我从彼得堡寄来就是。关键是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的问题。……首先得明确我们的关

^① 都在彼得堡。

系。……是啊。”

过了一忽儿，他又想：是不是最好去找萨莫依连科商量一下呢？

“去倒也不妨去，”他想，“不过去一趟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我又会对他讲闺房，讲女人，讲正直或者不正直，说出许多不得体的话。眼前，既然得赶快拯救我的生活，既然我在这种该死的不自由状态里透不过气来，会把自己活活折磨死；那么，见他的鬼，何必还要谈什么正直或者不正直呢？……现在总应该明白，再继续过我这样的生活，简直卑鄙和残酷，跟这件事情相比，其他一切事情都渺小而不足道了。跑掉吧！”他嘟哝说，坐起来。“跑掉吧！”

海岸一片荒凉，炎热无法消解，烟雾迷蒙的淡紫色山峦单调乏味，老是一个样子，静寂无声，冷冷清清，这些都使他满心苦闷，仿佛催他入睡，耗掉他的精力似的。也许他很聪明，有才气，非常正直；要不是大海和山脉四面八方把他圈住，或许他会成为出色的地方自治会活动家，国家要人，演说家，政论家，建功立业的人吧。谁知道呢？既是这样，那么，如果一个有才能而且有用处的人，例如音乐家或者画家，为了逃出牢笼而挖破墙壁和欺骗看守，外人大谈这样做正直不正直，这岂不是愚蠢吗？一个人处在这种情况下，不论做什么事都是正直的。

下午两点钟，拉耶甫斯基和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坐下来吃午饭。厨娘给他们端来大米番茄汤，拉耶甫斯基就说：

“每天老是这个汤。为什么不做白菜汤呢？”

“没有白菜。”

“奇怪。萨莫依连科家里做白菜汤，玛丽雅·康斯坦丁诺芙娜家里做白菜汤，唯独我，却不知什么缘故得喝这种发甜的泔水。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亲爱的。”

如同大多数夫妇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起初，拉耶甫斯基和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之间没有一顿饭不发生一点小口角，闹一场，可是自从

拉耶甫斯基断定已经不爱她以后，他倒极力在各方面向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让步，对她讲话又温和又客气，陪着笑脸，称呼她“亲爱的”。

“这种汤的味道跟甘草差不多，”他微笑着说，极力控制自己，装得挺和气，可是又忍不住说道：“我们家里没有人管家务。……既然你总是有病，或者忙着看书，那么，也罢，我自己下厨房就是。”

换了在先前，她就会回答他说：“你就下厨房好了”，或者“我看得出来，你是要叫我做厨娘”，然而现在她光是胆怯地瞧他一眼，涨红了脸。

“那么，你今天觉得身体怎么样？”他亲切地问。

“今天没什么。还好，只是有点虚弱罢了。”

“应当保重身体才是，亲爱的。我十分为你担心。”

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得了一种什么病。萨莫依连科说她得的是间歇热，给她吃奎宁。可是另一个大夫乌斯契莫维奇却认为她得的是妇女病，吩咐她用热压布治疗，这个大夫是个又高又瘦、性情孤僻的人，白天坐在家里，傍晚在堤岸上慢腾腾地散步，倒背着手，手杖压在背脊上，常常咳嗽。从前拉耶甫斯基爱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的时候，她的病总是在他心里引起怜悯和担忧；可是现在他觉得，连她害病也在做假。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发过间歇热后她那张睡意蒙眬的黄脸，那种没有精神的目光，那种不断的哈欠，她在发病的时候躺在方格毛毯底下与其说像女人不如说像男孩的那种样子，她房间里那种闷热难闻的气味，依他看来，都破坏幻想，成为爱情和婚姻的障碍。

第二道菜，他吃的是熟鸡蛋加菠菜，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是病人，吃的是牛奶果子羹。她带着专心的神情先用匙子搅一下果子羹，然后懒洋洋地吃果子，喝牛奶，他听着她的吞咽声，心里生出难以忍受的憎恶感，害得他的头皮都发痒了。他承认这种感情哪怕用来对待狗都要算是侮辱，然而他气恼的却不是他自己，而是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因为她居然在

他心里引起了这样的感情。他这才明白为什么有的时候男人会杀死情妇。他自己当然不会杀人，不过如果他现在有机会做陪审员，那他就会主张将凶手无罪开释。

“谢谢^①，亲爱的，”他吃完饭后说，吻一下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的额头。

他回到自己的书房里，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来来回回走了五分钟光景，斜起眼睛看他那双靴子，然后在长沙发上坐下，嘟哝说：

“跑掉吧，跑掉吧！明确了关系就跑掉吧！”

他在长沙发上躺下来，又想起娜杰日达·费多罗芙娜的丈夫去世也许真是由他造成的。

“责难某人爱上或者不再爱某个人，那是愚蠢的，”他躺在那儿说服自己，同时伸出脚去穿上靴子。“爱和恨不受我们的支配。讲到她的丈夫，我也许是造成他死亡的间接原因之一，不过话得说回来，我爱上他的妻子，他的妻子爱上我，这也该怪我吗？”

随后他站起来，找到他的制帽，就动身到他的同事谢希科甫斯基家去，文官们每天都聚在他的家里玩“文特”^②，喝凉啤酒。

“我这种犹疑不决很像哈姆雷特，”拉耶甫斯基在路上暗想。“莎士比亚观察得多么真实！嘿，多么真实啊！”

三

为了排遣烦闷，也为了体谅新到此地却没带家眷的人由于城里没有旅馆而无处吃饭的困境，军医官萨莫依连科为他们办了一件事：在自己家里向他们供应包饭。在这段时期，只有两个人在他家里搭伙：一个是年轻的

① 原文为法语。

② 一种纸牌戏。